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初版（渝）

錄

錄

（集說小篇短）

著 作 人：艾 蕪

發 行 人：劉 俊 超

出 版 者：華 美 書 屋

總發行所：華 美 書 屋

重慶神仙洞街七十二號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第

一

輯

目 錄

一

日本轟炸緬甸的時候

(一)

鍛鍊

(二三)

火車上

(四五)

二

女人・女人

(六七)

三

江

(九三)

毛道人

(一一五)

丸藥

(一四一)

日本轟炸機轟炸的時候

芒果樹開了一身濃綠的枝葉，就像抱擁著帶涼氣的。蔭庇著腳底下石砌的水井。

鄰近的金塔，絲毫不怕熱辣的陽光，竟從椰子棕樹林中，高高伸出頭來。彷彿聳起腳尖，要瞧什麼秘密似的，直朝井這邊窺看。

井欄週圍鋪的石板，常是溼濕的。石板縫里伸出細細的野草，總愛沾著水珠；象牙色的足板，棕黃色的足板，將她們圍落不久，從棋盤格印花布的統裙上，從水紅色的綢質統裙上，又撒落下無數雪白的水花，重新把葉片，裝飾起晶瑩的珠子。

許多木拖鞋，漆著青色花紋的，繪著黃色花朵的，素樸的只是釘著樹膠帶子的，都點綴在微有苦痕的泥地上頭。就像看熱鬧的小孩一樣，圍在井的週遭。

雜在一道沖涼的男女笑聲，水桶在石砌井欄上的碰擊聲，水花灑落在石板上的淅瀝聲、和著芒果樹梢頭呻吟的蟬聲，時時搖送到炎熱籠著的椰子棕樹林外去，勾起村中午間歎氣的人們，也渴望提起水桶來趁熱鬧。

村子盡頭的江邊市，因為響來了警報，向來沖涼的男女，便趕忙走回家去。但瑪景她那微微棕黃的瓜子臉上却現出什麼也不知道似的神情。借在朝井里打水。她圍着條水紅色的綢質統裙，從胸口到膝頭下邊，都全遮掩着的，其餘則赤裸在外面。她把水桶提上來，就用淡青色的洋磁碗，舀水來從胸口淋到足下。水紅色的統裙，早已濕透了，緊緊巴在身上。乳頭在綢子里，隱隱拱起，別個女伴回頭來催他：

「瑪景，你僧沒沖夠麼？快躲呀！你又是穿的紅籠罩！」

瑪景不以爲意地笑着說：

「怕什麼，僧沒放緊急警報哪！」

站在井欄對面的巴卻，裸着上身，圍着紅藍相間的條紋花布統裙。周身也已淋濕透了，他正拿肥皂來擦抹身上。棕黃的手腕上，刺着一圈藍色的花紋，手指縫里冒出雪白的泡沫，就像螃蟹吐的白泡子一樣。她聽見警報，便趕忙拿水來沖去肥皂泡沫，以便迅速走開。瑪景却一面提水上來，一面對巴卻嘲笑那些回去的人說：

「他們真是胆子小！我看：日本飛機不見得就會來的！」經她這麼一說，巴卻也不好意思馬上走開了。何況身上的垢膩又一直還沒有洗乾淨，便只好再用肥皂來搓。瑪景

便一面淋水一面把這一陣就要問的話說了出來：

「在那裏面也准許沖涼麼？」

巴卻不停手地抹着肥皂，眉頭微微皺了一下回答：

「一個月一次把，是准許的，可哪有這樣爽氣的地方呢？四面高牆，」息手，就熱

了起來。」

「也准許讀書麼？」

「可就没這份福氣了！」

「呵，那末三年來，你怎麼過呢？」瑪景停着手沒再沖涼了，「一本書都沒有放在

手上——在外頭，你不是那麼地愛着書麼？」

「但那並不是在自己家里呵！」巴卻竭力隱着自己的諷諷，微微笑着說，「一個人

有些時候，可以用不着書本子的。」

「那末，三年以來，怎麼過的呢？……」瑪景等了一會兒，見他沒有回答，就又問

道：「就這樣整天光起眼睛坐麼？」

巴卻把水向頭上淋了幾下之後，才又微笑着回答，那雙嘴角上，已掩不住地犯諷刺

流露一點出來。

「不光起眼睛坐，有什麼法子呢？」

「呀，真虧你！這叫我早就病倒了，坐那末長長三年！」

「三年算什麼！」巴御把拿肥皂的手，指一下椰林的緬寺，大聲笑着說：「釋迦牟尼不是從我們小時候就坐起麼？如今你看他，可皺一下眉毛？」

「那是佛呀！」瑪景嗔責地笑着說：「我記得你以前，不這麼愛說笑話！」

「我在里面練習出來的……就全靠這麼講笑話，才度過這三年不愉快的時光。」

「同哪個講呢？你媽媽回來告訴我們，不是說你一個人住一間屋子麼？」

「同我自己！」

「你又在講笑話！……同我正經點講吧！我覺得英國人把你逼壞了。」

瑪景又重新岔起支來，從眉額淋到足底下去。

「不同我，又同誰呢？……整年整月，一個人住在一間屋子里！」

「那末，你怎麼講呢？——天才知道，一個人會同自己講笑話！」

「你到那步田地，你就曉得了。」巴卻歛着笑容，略略皺一皺眉說：「我才進去的時候，四堵壁頭圍着我，不說看不見這芒果樹，這芭蕉葉，這椰子林，就是連那到處都現着的美麗的藍天，也在我眼前消失掉了。我沒辦法子，我只好拿釋迦牟尼說的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」來安慰自己。真的，我就這樣硬硬起來。……可是有時候，一到黃昏日暮，烏鴉在近邊竹林里叫着，廟子里又傳來晚禱的鐘聲，也會情不自禁地想起燃着燈火的家了，心里就湊得快要掉淚。我沒辦法子，我只有盡量想些話來鼓勵我自己，甚至嘲笑我自己。我對我說，連佛都想效法的人，為什麼像小孩子一樣的哭呢？學佛一樣大無畏的人，可不作興這樣呀！就這樣開始了我來對自己講笑話！」

「唉，不要講了！」瑪景臉上的笑容消失了，現着憤慨的神情，話借沒有說完，恰好村子盡頭那面的城市里，突然傳來緊急警報的聲音。巴卻拿乾毛巾急急忙忙地擦身上，一面又倉倉惶惶地看看遠處的天空，想發現敵機飛來的影子。

靠在城市埠頭的小輪船，載着市上的英國官吏，和印緬職員，以及他們的家眷，急忙向伊拉瓦底江上流，有着山峽的江岸駛去。黃色的煙囪輪船，尾飛着點點的海鷗，以及洋溢着白色波瀾的江水，都可以從一排排棕黃的樹幹之間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
瑪景瞧着江上，悵悵地說：

「那些該死的英國人！我惟願拿跟日本飛機，連船連人都炸個粉碎！」

巴卻已經迅速地跑去，把一條搭在香煙葉上的乾統裙，拿來從頭上籠起，一面就將圍在身上的濕統裙，從足幹退下。同時偕對瑪景大聲地叫道：

「噯，你偕在瞞些什麼？快些換下，你那條紅龍基多打眼呀！」

瑪景掉回頭來，反一笑巴卻道：

「你那樣慌做什麼？簡直像初來此地的生客一樣！」

瑪景不但沒有立刻換下她水紅色的統裙，偕把桶內未會舀完的水，拿青花洋鐵碗倒來一碗一碗地淋着身上。

一直沒有聽見飛機到來的聲音，而這面前的少女却又這樣勇敢，這麼從容。巴卻便無形中也把一顆驚跳的心，鎮壓下去了，他隨即問瑪景道：

「我，就作個生客。爲什麼瑪描瑪雅金她們也躲去了呢？」

瑪景立即把頭一偏，驕傲地說：

「她們是生客，還是我呀！」

巴卻便懇求地說：

「瑪景不要再充很了！就作算你是全鎮市——不，全緬甸最大胆的女郎好不好！」
在平時，瑪景要是聽見一些男子在這樣阿諛她，總會縱聲笑了起來，一面責備地說：

「我不喜歡聽你們這些空話的！」

現在這話却出自三年來她所景仰的一個英雄嘴上，便禁不住很高興。因為巴卻被捕的時候，瑪景就知道他是爲了緬甸的獨立，才遭了英國政府的毒手的。然而她的臉上却仍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，平平靜靜地說：

「不要緊，日本飛機借沒來呀！」

巴卻已把她搭在芭蕉葉上的乾毛巾和水綠色的圍裙，雙手拿着送來了。像母親責備不聽話的小孩子似的，那麼催促地說：

「瑪景，聽我的話，快快換上，不要這樣看輕自己的生命，爲了我們多災多難的祖國，我們年青人應該活得長命一點……」

瑪景只接着乾毛巾，一面指着頭上的芒果樹，帶着確信的樣子說：

說：

「不要緊！有這座天做的帳幕，保護我們，怕怕什麼！」

巴卻便指着近邊椰子棕樹林中，那個在陽光里面放着燦爛光芒的尖塔，大聲著急地

說：「那就是個大目標呀！要是離遠一點，也怕不要緊！」

這時南面的天空，有着噹噹隆隆的聲音，越響越分明起來。巴卻不待她換上乾統裙，就要拖她離開這接近目標的地方。瑪景連忙朝四週看了一下，才小聲地說：

「巴卻不要急！我告訴你，就是接近這個金塔，我才不怕哪！」

巴卻不理會她的話，只一面拖一面責備地說：

「你怎麼借這樣的迷信呀！就是釋迦牟尼菩薩，他也要躲敵人的轟炸的！」

「你不要急呀！你倒沒有聽懂我的話！」瑪景脫開他的手，很敏捷地過水綠色的統

裙來換，一面又挨近巴卻的身邊，小聲地說：

「你千萬沒要講出去，人家摩基同加摩里士交涉過，炸彈不會亂丟的。」

巴卻吃驚地問：

「哪個告訴你的？」

日本飛機越響越大聲了，瑪景換上水綠色的統裙，一手拿着換下的濕東西，一手便拖着巴卻走，同時現出不容對方分辨的臉色，強迫地說道：

「跟我去躲躲吧！我不會騙你的，你相信好了！」

因爲敵機把他弄慌張起來了，這時巴卻只好跟着瑪景亂跑，他是昨天才剛到家鄉來的，什麼地方有防空壕，什麼地方好躲敵機，他借一點也不熟悉，但他跟着聽到一座大門時，抬頭一看，見是廟子，便驚嚇地叫起來：

「你怎麼搞起的？到把我帶到塔底下來了！」

「我不會害你的！……你不相信麼？」瑪景立即湊近他的耳朵邊上，略帶生氣似地氣說：「那個事情，是我爸告訴我的！……你去看看，我們一家人都躲在這裡！」

兩人拔達拔達地響着木拖鞋跑了進去，一個小和尚看見了大聲喊道：

「喂呀，你們沒脫鞋子哪！」

「啊啊，一急就忘記了哩！」

瑪景立即躬下腰去脫掉，巴卻躊躇一下，也隨即赤起了足。這是緬甸自古傳下來的風俗；到寺里去禮拜佛陀，以及過人家去做客，都須進門脫下鞋子。這種風俗，緬甸人

極其注重。先帝英國維多利亞女王，到緬甸巡閱，緬甸人向她有過三大要求：第一項是關於政治方面的。第二項是關於經濟方面的。第三項便是女王若上仰光大金塔去參觀，必須脫下鞋子。

瑪景的母親和妹妹兄弟和一些小和尚，都立在廟子的房簷底下，仰頭觀看飛機。母親老遠就在責備瑪景。

「你怎麼沖那樣久呀？飛機到了你才來！」

瑪景沒有回答，只一面走一面把手掌遮在額頭，仰起臉瞧，屋前長着棕樹椰子菩提樹，滿地綠陰。飛機嗡嗡隆隆的聲音，響遠之後，一片蟬聲，顯得寺院十分幽靜。

瑪景的母親同巴御講了一陣，就笑着說：

「僧是同從前一樣來玩吧！我們家這些小孩子，差不多三年來常常提到你哩！……」

……瑪景的爸爸要是曉得，他今天就會趕回來哩。……」

瑪景的弟弟忽然指着天空，大聲驚叫起來：

「那不是飛機麼？」

惹得瑪景的媽媽，也停止了說話，趕忙叫孩子站進一點，她怕飛機看見了人，會飛

下來投彈。

瑪景從棕樹枝頭看出去，瞧見暈着一層陽光的粉藍天空，確有一隻小小的黑色飛機，在緩緩盤旋。接着看見飛機的兩翼，閃動了幾下，立即恍然大悟，把蓬在額上的手，放下來拍着，一臉歡笑地叫道：

「你們來看怪飛機呀，翅膀一閃一閃的……等下借會下來抓雞仔哩！」

「岩鷹呀！這騙人的鬼東西！」

瑪景的弟弟，也看個明白了，笑着罵起來。

捧基坐南底亞也走出來了，他披着黃色的布袈裟，左臂完全袒露出來，手里不住地數着唸珠，聽見瑪景她們在說話，便帶着曉諭的神情，笑盈盈地說道：

「世間一切現象，全是由於心里想出來的。從後，再不要驚慌了，加樊里士的飛機，你們把牠當成岩鷹就是。……呵呵，巴卻君，你出來了！歡迎！歡迎！我前回說過，巴卻君自由的時候，我們的緬甸也在自由了，現在果不其然！」

瑪景却現着懷疑的臉色，向着捧基坐南底亞說道：

「捧基，請原諒弟子的愚昧！現在既是緬甸在自由了，弟子倒很明白，弟子只覺

得我們緬甸人又在遭劫了！土瓦和毛毯棉那邊，緬甸人不肯修路，給加摩里士殺得不少呢？——

捧基坐南底亞微微笑了一下，正如一個聰明人在笑對方的愚昧一樣，向瑪景說道：「你們總愛相信英格里士的話！他們的報紙，我說不要看了，你又在看！」

捧基坐南底亞臉上雖是表現得溫和，但聲音却說得十分威嚴，弄得瑪景不辨紅了臉，但她並不就此屈服，她是個心性好強的女郎，仍然把她要說的話說了出來：

「但是加摩里士的飛機，炸死我們緬甸人，却的確是個事實哪，頗像一家人炸死，這是我親眼看見過，捧基也不是沒有看見過！」

捧基坐南底亞仍然保持那種譏笑對方愚昧的態度，微微笑着說：

「從不自由到自由的時候，總難免不流血的！而且那麼高的地方，投擲炸彈，就是神仙，也不會沒有錯兒！」

瑪景很是不安地說：

「那末，照這樣說來，這里怕也不好躲了吧？萬一投錯了呢？」

捧基坐南底亞看了一下屋宇背後的金塔，想說「有這麼顯明的標記，哪里會錯投